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

第一回 聞僕報趕奔金陵 見世兄得授圖章

詞曰： 富貴五更春夢，功名一片浮雲，眼前骨肉亦非真。恩愛反成仇恨。

莫把金枷套頸，休將玉鎖纏身，清心寡慾脫凡塵。快樂風光本分。

這首詞叫人看破名利，少要為惡，免得後來沒有收稍結果。卻引出一善一惡的故事來。這件事發生在大宋徽宗年間，建康府溧水縣城根下，住了位老爺，這官員曾在朝居兵部大司馬之職，姓李名永福，曾擋金兵，死在鋼鞭之下。夫人吳氏，年已半百，留下兩位公子。大公子名雷，字振遠，娶妻陸氏。二公子名電，字鳴遠，已定王氏，尚未過門。止有一個老家人李善，主僕五人自京中逃奔到此住下，三間草房，可憐日無呼雞之食，夜無鼠耗之糧。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虧得西門小街上有位相公，姓林名實，字孔昭，仗義與他每日三錢銀子度日，養他母子夫妻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那日老家人李善上街買物，偶聽得人說京都新放下一位七省軍門馮大老爺，名承受，在南京上任，好不威嚴。李善聞聽，忙回家報知大公子李雷。李雷大喜，忙告知太太，說：「這馮大人原是父親一手提拔起來的，平素交往密切。我如今借些盤纏，去見馮世兄大人，必可謀一差事，以為一家生計。」太太同意，這李雷便帶了老家人來到西街林孔昭家，孔昭接入中堂敘座，問道：「大哥光降寒門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李雷便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講了欲借盤纏之意。孔昭聞言，只得進內與娘子商量。誰知林孔昭妻子，在屏後瞧見李雷舉止不端，忙對丈夫說：「此人不可與他久交，且送些銀兩，讓他去吧。」就取了五十兩銀子，又拿了兩套衣服，讓孔昭送將出來，面交李雷。李雷千恩萬謝，道：「此行如能富貴，決不相忘大德。」當下出門回家，用了午飯，叫李善老家人收拾行李，一同來到碼頭僱船，直赴南京。卻遇著順風天氣，傍晚已抵南京碼頭。李雷下船，僱了一乘小轎坐了，李善挑起行李緊跟，竟往大人轅門。只見兩邊柵欄一雙旗桿高接雲奏樂萬分為左右，好不氣派。李雷將至頭門口，下了轎，早有旗牌官上前喝問。李善忙道：「我家主人是溧水李大公子，名雷，與你家大人乃是世兄弟，敢煩稟報。」旗牌官聞聽，忙對李雷行了全禮，請至官廳獻茶。說道：「現下天色已晚，軍門大人已回內宅，不便稟報。且到賓館安歇一宵，明早大人升堂時，再請公子相見罷。」李雷也覺旅途疲勞，便點頭應允。當下旗牌便差人封了臨近一所寺院，送李大公子暫住。早有眾僧接入，辦了晚齋，用過安寢，一夜無詞。

次日天明起身，梳洗已畢，帶了李善來至轅門上官廳等候。不一時眾文武官員齊集，只聽得三聲大炮，擊鼓奏樂，發柵開門。旗牌官員牙皂三班站了班，大人升堂。稍時傳李雷進見。李雷告進，大人問了底細原由，即刻退堂，著人邀李雷進內書房，世弟兄相見，敘禮坐下，童兒獻茶畢，馮大人開言道：「世弟，老恩師母在府納納福否？」李雷道：「托大人福庇粗安。」大人又問道：「二世弟與尊嫂好麼？」李雷道：「托福都好。」大人又問道：「世弟，看你光影，形容枯槁，不知家下可過得去？」李雷道：「苦不盡言！家徒壁立，難過韶光。虧得朋友仗義周濟，勉強餬口。不然我李某安能存在人間。今聞世兄大人特放江南經略，故爾趕奔憲轅，求大人念先君有世誼之分，轅門上大小事派點與李某身上，足感其情。」說罷一躬到地。大人見他如此窮困苦惱，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愚兄這次出京，有專查七省叛黨草寇賊官污吏之事，今就專委世弟擔任協辦這項事務。」說畢，取出一顆金圖章來，雙手遞給李雷。說：「此乃查辦七省叛黨草寇的金印。有了此印，各府州縣官都可調遣，誰敢不遵？如有事可隨時稟報本院，用此印蓋上為憑，本院立刻執法施行。如能查獲叛黨大盜，本院自當保奏，升遷官職。且任查辦事宜，本院自當定期撥發活動經費。世弟也可依此寬裕度日。」李雷聽畢，喜不自勝。假意虛謙一番，方才收下金印。當下留了酒飯，送李雷出來，此刻李雷真如平地登仙，頓時趾高氣揚起來。步出二門，早有值日旗牌迎接道喜，請至官廳上座，祝賀道：「大人托李大老爺辦理七省叛黨事宜，此事是第一件要緊大事，權力極大，可賀可賀！」李雷聞言，更加喜歡，立時擺起架子來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既係大人委辦，李某自當竭力搜捕叛黨賊官。諸位，李某還有一言相告，我等都是受朝廷俸祿，若有一點徇私，我李某不知便罷，若還知其一二，即刻回了大人，重則割去首級，輕則丟官棄職。那時莫怪李某無情。」眾人聞聽，盡皆吃驚，暗想這個人可得罪不得，齊聲道：「是是。」李雷見諸人對自己如此懼怕，更加自得。坐了一會，竟自回寺院安歇。次日，又到轅門向大人謝委。大人又問：「如今老恩師母住在何處？」李雷稟道：「大人休問，苦不盡言。若問住處，暫借三間草房棲身。」大人聞聽，即傳旗牌官劉洪進見，吩咐他道：「著你星夜速到溧水，告知知縣藍橋，代我世弟尋一處地方，造個府第。」劉洪答應退下，自往溧水縣不提。

當下李雷辭過大人出來，來到官廳。眾官員見馮經略對李雷如此器重優待，哪個不來奉承？紛紛前來套拉交情。李雷當下說道：「諸位老哥，我李某有一事相托，哪一位代我辦一頂錫頂紗窗四角拖須大轎？冬夏轎圍齊全，一色檳榔木的，撫手要楠木包銅，轎夫一色胸褲，高身長大，要會走溜步才好。」有一個旗牌官立即答應道：「小弟辦！」李雷又道：「哪一位代我尋找四樓教習？要一色駢方大身子，武藝高超，都要山陝河南人方好。」又一位官員答應道：「我辦，我辦。」李雷又問：「哪一位代我挑選少年小伙子隨從跟班？要俏俏俊俊的，不點不麻，乾乾淨淨才好。」又一位官員答應去了。李雷又問：「哪一位代我辦匹牲口？要膘肥肉壯的，純白馬腳，鍍鞍轡要一色新鮮才好。」又一位答應下去。李雷心中歡喜，自回公館不表。

且說那溧水知縣藍橋，接到劉洪傳來馮經略大人諭示，為李大公子建造府第。哪敢怠慢，立刻升堂，傳出朱票，傳值日快頭回話。不一時快頭傳進，藍老爺吩咐：「爾等快去李府城根前後，將民房查看若干，作為興造李府宅基。」快頭領票，協同牙人坊保到達城根，沿門逐戶挨房細查，共相九十六家。問明房價，快頭和牙人同回了知縣，知縣即發出銀兩官價估價分派了，各戶各家得銀，另行搬去。又傳工匠頭道：「本縣傳你等，非為別事。今因李大老爺在省，大人吩咐下來，起造府第。定要加速完工，本縣少不得有賞。若有稍怠，本縣立刻重處，那時反為不美。」工匠頭答應而去。回到下處，拿了曆日，遂擇吉日，乃是二月十六上好良辰。到了那一日，溧水縣藍老爺黎明起身，淨面嗽口，用過參湯，冠帶齊全，出了宅門，上轎擺開道來東城腳根，轉身下轎，吩咐點齊香燭，鋪下紅氈，行過大禮，焚化紙馬已畢，早有匠人破了土。上轎回衙不提。

且言眾匠人興工動作，第二日縣主又來城腳監工，只見眾匠人動手打梅花樁。正打之間，忽聽忽喇喇一聲怪響，地面裂開一穴，冒出一陣黑煙，好似團團黑霧。眾人吃了一驚，齊聲喊「不好了」，四散躲開。藍老爺問道：「何事如此大驚小怪？」匠頭回稟道：「稟上太爺，小的們正在打樁，忽見地底冒出一團黑霧，竟像些沒頭的人一樣。」老爺聞言，走到坑邊看時，黑霧已漸散去。往下看去，陰森森寒氣逼人，不覺身上寒毛直豎。忙吩咐眾人：「與我往下挖。」眾人發一聲喊，鏃鏃齊動，挖有五尺多深，只見內中一個大石匣，看九尺寬，八尺長，石上鑿有古老蝌蚪文字，卻無人識得。藍老爺叫人抬將上來，放在別處，待府第完工，掛在正樑上鎮壓風水。足足造了二個月，那一日完工，縣主謝過土神，唱了三本戲，遂先請李老夫人並二公子進新府第安住。老家人李善在省內來，也跟進宅去。然後藍老爺親赴南京，稟報府第完工。

且說那李雷，自得了委辦擒拿叛黨的差事，領了經費，有錢有勢，哪個官員不來奉承？清淡了好多年，如今方得享受。盡日吃喝嫖賭，忙個不亦樂乎。這日藍知縣來拜，說起府第已成，問李雷何時回府。李雷道：「少不得辭了大人，即便回去。貴縣先請回府。」知縣去了。李雷吩咐手下人收拾行李。此時眾旗牌官代李雷辦得轎馬人夫，清秀長隨，四樓教習，樣樣齊全。李雷寫了書啟，辭過大人，大人准他回去，吩咐用心捉拿叛黨。李雷答應，回到公館收拾停當，李雷與眾教習上了牲口，後面帶著庖廚茶擔，轎馬紛紛，好不熱鬧。浩浩蕩蕩直奔碼頭下船，眾官員送到岸邊而回。

一路無詞，當日到了溧水縣，棄舟登岸。早有知縣開道，迎接進城。李雷乘馬來到府第門首，早有門客邵青馬前叩見。下了馬，家人引路，領李雷進內觀看府第擺設。你道那門客邵青從何而來？乃是知縣舉薦來的。此人是本地一個壞鬼，因他面貌醜陋，心術又壞，卻稱他為畜生臉。因知縣聘他來與大老爺做個門客，以為討好，誰知此人不來猶可，若收了這只畜生臉，真個是：虎下

高山難遮擋，平地受害不非輕。

且說李雷進了大門，上面乃五間大廳，一轉皆是走廊。走了福祠天井，進了腰門，乃是甬道，轎子可出入。進了二重門，過了天井，到了五間正廳，只見廣錫立台分為左右，擺下一張真楠木香幾，上擺古銅大王鼎，大理石插牌，掛一軸名人圖畫，對聯掛在兩邊左右。紫檀雕花太師椅，二十四張炕桌，茶几俱全，天井內鋪就瑪瑙石。一直進腰門上二廳，只見好似蓬萊宮闕，一言難盡。一進到了後面上房，套房各處共有九十九所。李雷大喜，真如平地登仙。這李雷平日本是不好，再有邵青從中挑弄，逐漸任意施為，無所不致。搶擄人家婦女，霸佔民人田地，行些喪天害良之事。此行為傳出，百姓紛紛講論。有溧水縣幾個百姓到山東賣貨，一時閒談，說到河南出了一個大惡人，狠極到頂，人皆稱之為活閻羅的李雷李大麻子，真正是姦淫不論男女，慘殺無分老幼。眾人正在酒肆中談論，個個切齒。只見隔壁席上一個人大叫一聲，雙手一拍，把桌子一掀，只聽得嘩朗朗一聲響亮，盤碗滾落一地，桌子四足朝天。眾人大驚，不知此人姓甚名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